

小说遭遇诗

细读李蕾长篇小说《欢喜》

◎ 朱小如

一口气读完刊登在《萌芽·增刊》(2013·11)上的李蕾长篇小说《欢喜》，久久沉浸在巨大的审美愉悦中，觉得十分轻松、觉得百般回味无穷。情不自禁顺手写下“小说遭遇诗”的评论题目。小说长于叙述，诗长于抒情，两者之间总是充满了不大兼容的矛盾，同时又充满了新鲜的语言张力；而要想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将两者结合得水乳交融，则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李蕾的《欢喜》不仅做到了，并且做得相当出色。

我们不妨引出一些句子来读：“日子没完没了。/我像是一瓶被遗忘的水，没有人来喝它，晃动它，用它，浪费它。”看似很普通的叙述交代，然而，因为连续运用了“喝它，晃动它，用它，浪费它”的排比，使叙述节奏变得异常情绪高涨，抒情的效果凸显而出。

又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自由的。/这世上那么多爱我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把我抓紧，一刻也不敢把我独自丢下，但我不要受这样的苦，桑青，我也不要你受这样的苦，允许你来，允许你走，这就是我对你全部的好。/我喜欢从背后抱紧他，我们的心脏都长在了左边，这样的拥抱才能心心相印。/皮肤像小动物一样敏感，贴紧他线条清晰的背部，感受到心跳的节奏，我的快，他的慢，我的清脆，他的深沉，这样的声音让我潸然泪下。/桑青，你是我的衣服，我们一起起床，我们一起生病，如果有人拿刀刺我，你会沾染我的鲜血，和我一起死掉，我们一起停止呼吸，在墓地里，我们依然睡在一起。/这是我说过的大胆的真话。/告别时，他不肯回头，他说：明妙，我一定回来。/我低声回答：知道了。/这让我在他眼里显得性感而天真。/假如这个春天能从日历上一笔勾销，我再也不必相信，桑青失踪了。”

这一整段，读来诗意盎然、感情充沛，同时又丝毫没有疏忽对场景人物的描述，以及故事情节走向的交代。由此，我们不难体会读李蕾的《欢喜》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首先是来自小说语言如诗一般的魅力。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小说语言的魅力，绝非仅仅出自于作者对文字技巧的熟练运用，而更多地来源于作者赋予小说语言中的思想感情力量。

与其说李蕾的《欢喜》讲述了明妙极富传奇性且结局哀艳无比的爱情故事，不如说她讲述了明妙的个人精神成长史：明妙自小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当众哭出来。15岁的她从小姑那里接受了“一辈子太长，要和有趣的人一起度过”的爱人的启蒙，不知不觉学到了小姑“独一无二的性格”，更从小姑的自杀中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19岁的她敢于当众将残汤剩菜盘子扣到小姑为之自杀的男人头上。21岁的她与年长22岁的顾真年开始了长达7年刻骨铭心的缠绵恋爱。其间，她还为此拒绝了好男孩云格的爱情，因为云格“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而也正是她这一段不顾及社会、家庭、名分的爱情，使明妙的个人精神成长经历了巨大的考验。为了不让顾真年银铛入狱小姑为之自杀的男人恰巧正是顾的公司董事长，此人发觉顾与明妙两人的恋情，遂以公司名义起诉顾侵吞公司财物，26岁的明妙，毅然决然走进那个被她扣过盘子的男人房间，就像当年小姑用冷漠、高贵的自杀来对抗男人的征服一样，明妙用身体赎回了爱人的免于起诉，也用身体完成了一次冷漠、高贵的对男人的反征服。

诚如所有的成长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越是昂贵，成长的速率越快，收获也越大。成熟以后的明妙与藏族青年桑青的爱情，更像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遭遇战。桑青不仅英俊无比，恰恰也是明妙最喜欢的“温暖，勇于冒险，诚实，有一点点孩子气。”然而，毕竟“每个男人都不是吃素的”，桑青也不例外，桑青去了国外，四个月失踪了。明妙的爱情再度经历磨难和考验：苦苦等待的桑青不仅没有等到，相反却等来了自己的情敌：与桑青一起出国的美女翻译，竟然也跑回国内来找桑青，理由是“她怀孕了”。两个人见面说不清楚是嫉恨，还是同病相怜。明妙也再次踏上去桑青故乡子梅寻找桑青的踪影，明妙从桑青的阿妈那里学到了“忘掉仇恨，忘掉悲苦”。明妙用“桑青送给我的刀子，将他的名字刻在坚硬的岩石上……让字字句句都不褪去”，最终，明妙在子梅住下，成为子梅小学的老师，同时收养了情敌的女儿。明妙给这女孩取名“欢喜”。

应当说，此小说极为清晰地阐释着作者关于两性关系、爱情问题的“女性主义”坚定立场：也就是关于独立、反抗、平等、自由的思想。

由此，我们细读“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自由的。”这句话里，其实深刻蕴涵着的，乃是我(明妙)之所以认定他(桑青)是“自由的”的前提，就是我自己是“自由的”。正因为女性的“自由”和男性的“自由”是在精神上完全对等的关系，于是，明妙才有可能对桑青自然而然地接着说出：“我也不要你受这样的苦，允许你来，允许你走，这就是我对你全部的好。”可见，此小说语言的魅力，自始至终充分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芒。

尤为令我钦佩的是，作者那种身心一致的，自由奔放的，毫无禁忌的女性心理打开，那种完全透明的内心倾诉，那种不断探索爱的真谛的追求。这或许正是李蕾的这部小说为什么要从“寻找桑青”开始的奥秘所在。“桑青失踪了”意味着理想中的男性的“缺位”，“寻找桑青”也就意味在寻找爱的理想和呼唤理想的爱。

由此，我们也不难判断出此小说比当代文学里我们曾经读过的那些“女性主义”旗号下刻意矮化或丑化男性的“怨妇之作”，那些滔滔不绝完全不顾及听众的“私人话语”作品在精神高度上有了崭新的超越。

往事，因卸载而美丽

◎ 逸之

时间像块磁铁，光阴越长，吸附物越多，也就越发沉重。时间又像一把筛子，岁月越久，遗留物越少，因而越发珍稀。时间究竟有何种功效，那得看说的什么事儿。

知青题材对我辈来说并不陌生。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蹉跎岁月》、《孽债》，特别是片尾那激昂而悲壮的主题歌，引发了那个时代对青春的呐喊和共鸣。作为伤痕文学的一大生力军，知青文学高举拨乱反正的旗帜，讴歌爱情，鞭挞丑恶，彰显崇高，不失为时代文艺的一大奇观。时已过，境已迁。最近，姜樑先生把40多年前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经历整理成册，忆往事、怀故人、抒旧情，取名《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翻翻书稿，骤然发现，在南疆，那个被躁动的青春、绝望的现实、悲壮的抗争、不绝的乡愁所镌刻

的记事本，几十年之后，在姜樑先生的笔下，竟被弹拨成一曲曲风景如画、温情脉脉的曼曲轻歌。曼达纠的竹楼，南岳河的月夜，大班长的勤劳，宣传队的欢歌……此时，显现的已不再是插队生涯的愤激、不平、困厄、沮屈，而是山美，水美，林美，人美，心美。

其实，路总有山重水复，人总有跌宕起伏。过来人回忆当年事，爱与恨、苦与甜、喜与怒、穷与达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些人生元素所取的态度。念念于斯，则不能自拔。耿耿于怀，则抱恨终生。人生有时候就像一件电子产品，就这么块薄薄的芯片，但下载的东西太多，不堪重负，运行蹒跚，被太多的东西绑架了，身累，心累。我们能做的，就是及时卸载不必要的软件，定期清理支离的碎片，保持一瓣寻常心，一缕无

妄念，存其真，守其善，尽其美。大道而不失其简，大爱而不留其痕，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境界呢！

青春万岁，青春可歌。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把自己最璀璨的年华栓系在大地的某块树墩年轮的时候，把自己最纯真的激情燃烧在人生的成长起点的时候，可以预知，彼时，彼地，彼人，将与生共始终，如影随形，与梦共萦绕，挥之不去。这就是青春的魔力。难怪一句歌词会打动那么多正经历和已逝去青春的人，“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理在这春天里”！

这也正如作者在本书的扉页所写，“这些文字写在十年前，如今把它拿出来，仍然感到惶恐，因为我把心交给你”！（《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姜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曼德拉传》：书写自由之魂

◎ 李少莲

《曼德拉传》是曼德拉出狱之后最先邀请并接受其采访的查伦·史密斯所著。查伦·史密斯出生南非，是南非著名记者和曼德拉最忠心耿耿的朋友。《曼德拉传》详尽描述了曼德拉为了争取到属于所有黑色肌肤的自由，牺牲了事业、家庭和个人自由，深陷囹圄二十七年，并且在狱中，仍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过程，以及面对血腥镇压不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为自由而战的坚强决心。

书中还用相当篇幅记录了曼德拉的仁爱 and 宽容、正义和善良。执政后他并不为个人曾经的苦难而鸣冤，而是很平静地看待对他个人的非难，

努力为自己的民族获得自由和尊严而工作。他虽受到过白人的压榨和凌辱，可当总统后，却能平等地对待白人和黑人，不以种族分善恶，以此换来社会的平等、和平和自由，换来南非的民族和解和社会稳定。书中还写了曼德拉出狱后，成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完成了从囚犯到总统的蜕变，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权杖的拥有者之后，他从不贪恋权力。在当了一届总统之后，曼德拉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总统的职务，然后在妻子的陪同下“隐居”在约翰内斯堡内，很少露面的情节，让人为之深深动容。



2013年的经济书籍

◎ 光芒

现在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与中国学者王宁，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讲述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该书向读者展现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张维迎主编的《改革》，为读者讨论10位经济学家的理性思考和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并且能从中看到困境，找到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直面中国问题。

叶檀的《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字路口？》，浓缩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智慧精华，传授了理性投资的基本思维及操作技巧。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分析与预测，对股市、楼市、金市、期货等领域的投资指导，对电商、传媒、能源、航空等各行各业的经济分析，对百姓如何正确理财的建议等。巴曙松、杨现领的《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中国城镇化转型之路。该书以中国城镇化转型为研究重心，直面城镇化转型中必然遭遇的诸多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乔纳森·艾夫传记即将出版

◎ 李尧

乔纳森·艾夫是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在英国学习了传统的工业设计理论，致力于将设计与生产过程相结合，并结合自己对于设计的理解，形成了独有的乔纳森式的设计理念。他将这套理念带到了苹果，帮助乔布斯在最艰难的时期完成了复兴。从用户的角度来思考设计初衷、追求简洁、钟爱白色、提高

科技产品的亲和力，这些都是乔纳森灌输给苹果公司设计部门的新元素。他与乔布斯的想法不谋而合。二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苹果从一家单纯的设备生产商改造成了一家设计时尚配件的新公司，乔纳森不仅改变了整个设计行业，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乔纳森·艾夫传记即将出版。

余华新著《间奏》

◎ 石亚明

《间奏》是关于音乐的随笔集，是音乐与文学相融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艺术是相通的特质。余华运用小说笔法把读者带入音乐世界，全书分音乐的叙述、高潮、肖斯塔维奇和霍森、《第七交响曲》和《红字》、灵感、否定、色彩，字与音乐这几部分。他在充分调动小说、散文的写作笔法下，为我们讲述了音乐的激情与温柔、艺术的纠葛与羁绊。他所写的对音乐的感觉

是通过对比实现的。写勃拉姆斯的音乐会对李斯特、瓦格纳为陪衬，同时还会用巴赫、贝多芬等进行烘托。当他写肖斯塔维奇，居然拉上了霍森，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但随着他娓娓道来，我们就渐渐感受到两者的共通点。余华对肖斯塔维奇和霍森的比较是非常自如的，一连写了三篇，包括《第七交响曲》和《红字》的比较，这就是典型的音乐与文学的“融合”。



《谁在导演世界》边芹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杂文、散文为形式，以哲理、历史思考为底蕴，以现实文化为对象，深入剖析西方文明实质和本性，及其与东方文明相遇时产生的摩擦和冲突。全书一方面将西方文明一一解剖给中国读者看，使读者能够细细地深入观察，并通过本书进一步了解和理解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则反思我们自己两百年来是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刻意误导下逐渐失去自我意识的。其独特的视角、独具风格的文笔和犀利且睿智的观点，足以令关注东西方文明史、同时常年习惯于“仰视西方文明”的读者产生醍醐灌顶的感受。



《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边芹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中国人也许做梦也没想到，西方电影大片除了制造令人目眩神迷的“美国梦”“欧洲梦”以外，还通过画面细节设置、发行渠道控制、国际评奖操纵、媒体舆论导向等种种有意识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阉割“中国梦”。作者从电影审美权分析入手，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为国人揭示出西方“统治集团”操纵世界、导演世界，意欲征服全世界的真相。中国人如果再不醒来，就将失掉得以安身立命的文明根基与精神家园。